

前 言

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或甜蜜或痛苦的回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最美好、最生动的回忆就是永世难忘的大学时光了。

象牙塔中的记忆，是青春的记忆，是一片粉色的梦时会闪出一星美丽的灯点，变幻着颜色，忽明，忽暗，忽远，忽近，忽又变成一缕轻烟而飘散，你无法确切地说出她是美，是丑，因为你根本不曾抓住她。她只会永远在那里闪烁，占据你梦境的一角。她是最纯洁也是最骚动的灵魂的战栗，是最高贵的诗意的体现，是我们弹奏自己所发出的最为优雅而余音袅袅的声音，大学生是不含杂质的生命所折射出来的阳光。

从大学生的心灵直白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最美、最好的还是校园。校园很纯，纯得使许多丑陋无处藏身；校园很真，真得人人都愿意将自己最美好、最动人、最可爱的一面展示出来。年轻的心灵，在校园里找寻着理想，放飞着希望；懵懂的年级，在书本中认识着世界，思考着人生。这是一场你我都无法抹去的青春记忆，这是一段你我都无法逆转的韶光年华。她深淀在记忆的底层，被尘世的喧嚣覆盖着，直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她便又活生生地展现在你面前了。我们在青春的天空中写满我们的名字，有多少个名字，就有多少个神奇的意境。同样有多少鲜活的故事。

我们应该感谢生活，感谢人生中有大学生活这段美妙的插曲，她使我们的人生因此丰富和充实，使我们的青春更加美丽和动人，使我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更好地为人、外世、进取。

目 录

第一章 我为准憔悴

这一生总有一些故事,让我们难以舍,又无怨无悔,爱与哀愁编织的花环总也在歌声中永远飘荡。

■ 受伤的雪狼.....	2
■ 祭奠爱情.....	6
■ 握不住你的手	10
■ 枕边的爱人	12
■ 嚼蜡的初恋	14
■ 庄口梦蝶的感觉	17

第二章 无奈爱没法回避

那无言的结局里我选择了她,即使今生无缘,即使来生不再重回,但我始终为她祈祷一个我现在正爱着的人。

■ 无聊中的网恋	22
■ 我是否爱上你	25
■ 你哪里下雪了吗	31
■ 草原绝恋	35
■ 只爱一点点	40

第三章 轻舞飞扬

渴望甜蜜的沉醉,却被无情所伤,一只骄傲的蝴蝶,拌落伤感的过程,渴望飞扬,飞扬轻舞.....

■ 飞蛾扑火的爱情	48
■ 用生命的爱情保解	51

■	一个叫冰心的女子	54
■	雨中情	60
■	渴望情人	62

第四章 一曲曲歌谣唱起

经不住岁月,经不起一次再次的检视与翻阅,最后总是有不得不收藏起来的时刻,生命有时舍不得那一面,总是有心中唱起……

■	岁月如痕	69
■	阴差阳错的故事	76
■	只为爱情祈祷	80
■	守候一份承诺	82
■	拥抱情缘	84
■	玫瑰之约	86

第五章 美丽到永远

在情感的雨季中,虽然会有份感,但是却不需要悲伤,因为一切都将美的,直到永远……

■	美丽到永远	89
■	把爱留给爱你的人	91
■	最后的贞洁	93
■	情感游戏的悲剧	96
■	变幻的霓虹	98
■	逆风飞扬的女孩	100

第一章 我为谁憔悴

这一生总有一些故事，让我们难以割舍，又无怨无悔，爱与哀愁编织的花环总也在歌声中永远飘荡。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多少年后,在那冰天雪原里还有着狼爪的痕迹;多年后,谁还会记起那些义无反顾的爱的穿行,以及那痕迹中闪烁的血斑……

受伤的雪狼

小虫/清华中文系 95 级

作者简介:

小虫,原名李浪成,清华大学中文系 95 级,喜欢听轻风,看明月。

传说中,很远的地方。在月光下有匹受伤的雪狼。它凄厉的嚎叫常在空漠的雪地上萦绕,犀利的狼爪在刨地的发泄中渗出血迹,凄艳如月宫中嫦娥的泪滴。

—

曾有一位东郭先生骑驴赴京,中途遇见一只遍体鳞伤的狼。狼见了东郭,立即立起前肢要抓住东郭的手救援。东郭义不容辞地撇开了狼的前爪,曰:"道不同不可为之谋。"

认识你是在校园围墙外,那个名叫"野狼嚎"的卡拉 OK 厅里。你正扯起你那公鸭似的破嗓子吼那首陈年的老歌《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其醉其痴大概与你刚灌下的啤酒有关。虽然只是半瓶,且是低度。同伴告诉我,你是货真价实地在为你那个美丽温柔而多情的小师妹伤心痛心碎心死心。

满屋的人都望着咧嘴唱歌的你。你本就不分明的轮廓在昏暗的屋里更让人难分你脸上的凹凸,只见雪白的牙齿在白晰的脸庞上隐现。一束月光从你头部经过,你映得白白的头发,让我想起传说中那匹月光下受伤的雪狼。于是,你反反复复地吼那句"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我更以为你是那匹受伤的狼,你——狼?

我怎么会同意与你出去走走呢?在我们相识的第一个晚上。我是在事后想了两天两夜零两小时两分两秒才推测出自己当时多半是受了渴望做屠洪刚第二的刺激,因为吼完歌的你老是往阳台下看,虽然只是二楼。我是怀了十二万分的"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与你走出卡拉 OK 厅的。那可是我第一次和异性单独出去,而且还是和一只受伤的雄性的狼。

护城河悬浮着诸如易拉罐、塑料瓶、西瓜皮之类的宝贝,宛若旧战场上堆积的战利品。沿堤的柳树虽被过往行人动了惨不忍睹的诸如割双眼皮之类的手术而略显病态,但依旧妖媚、缠绵一如夜总会里人见人怜的舞小姐。好像与你无话可说,我随手摘下一枝柳叶。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哗——"谁家阳台猛地泼下一堆垃圾,我手中的柳叶儿也纷纷坠地。你用你那长长的粗笨的手指嵌住了我的手,宛如捕获一只小羊。我嗅到了你嘴角臭臭的酒气,狼也会喝酒吗?你那留了长长指甲的手让我想起狼爪,那同样犀利的狼的前脚。月光下受伤的雪狼就是用这样的前爪刨地吗?我一抖,凭什么我要把我的手交给狼爪?

东郭在前,狼在后,狼始终跟在东郭的身后若即若离。要过河了,淌过去还是走木桥?东郭正迟疑,狼向他伸出了它的前爪,把东郭从独木桥上带了过去。这一次,东郭没能拒绝狼的前爪。

在拒绝你的狼爪事件后,我们还是不尴不尬地交往了下去。那时我身旁的男生不只有你,但交往的结果是:绝顶聪明的我栽到了会略施小计的你的手里,真正的手里。

那是你的生日,我大发慈悲地陪你游逛了动物园后,听你说起了动物园和舞厅的某种相似性。我是怀了好奇进的舞厅,学着你的样子翘起二郎腿,捏着杯子窥视。旋转的霓虹灯,旋转的高跟鞋,旋转的裙角,旋转的细腰。舞池外旋转的男士扫描的目光一如头上蜂窝状的霓虹灯,蜂窝状的霓虹灯若隐若现一如舞池中翩翩起舞的男士脸上或明或暗的粉刺。我想起肉铺市场上的那些眼神。

我在一旁坐看风景,没想到自己也成为"扫描器"的聚焦点,宛如肉铺市场上待宰的鸡鱼。那个比你还丑陋还没劲的"学生会"里我的上司竟想强占我的初舞,正故作翩翩、纯情一笑地走来,肉麻一如怪味胡豆。黄世仁是不?竟妄想欺负民女!你狠狠地瞪他一眼,用你那只狼爪抢先拉住我进了舞池,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穿的是运动鞋。呜呼,在你是狼他是虎之间,我的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交给你了。这可是我的手呵,就这样第一次交给了异性,一只异性的狼呵!

传说中雪狼的牙齿很白,你的白牙在笑。我想问你是不是偷吃了衣柜中用来驱虫的那种白色"臭蛋",不然为什么白得那么相似呢?

天总有下雨的时候。下雨的时候,路会很泥泞。路很泥泞的时候,东郭免不了会摔跤。一次又一次跌倒以后,东郭躺在泥泞的路上不能站起不想站起。是狼伸出的前爪把东郭从泥泞中拉起的。读懂了狼爪,读懂了狼眼中的那份真诚,东郭终于愿意与狼携手同行。

如果没有那些大如狼头,中如狼眼,小如狼毛的大大小的烦心事,我不敢肯定自己会从此接受你的狼爪。但远方父母病重,此方优秀团员名额被以为是知己者睹中所替;上学期期末一等奖学金遭嫉,恰好正收了一封退稿信……似五脏六腑都被掏空的我终于爬出了校园高高的围墙要到后山顶去。我是半路撞见你的,你诧异地从同伴手里抓过伞一路跟来。

后山顶上,茫茫雨雾什么也看不见。我说:"雨好大,是天在哭。"你抓起一块石头向天掷去,"你他妈哭什么哭?"我终于没敢号陶。洪水是不能决堤的,那会泛滥。

我怎么忘了老爸"大女子有泪不轻弹"的训诫?

你用你那白晰的狼爪,一手撑开了伞,一手握住了我的手。你的狼爪带着的是你的体温,我的心微微发抖。

从此后,开始熟悉你狼爪上的体温。每当不如意的事铺天盖地而来时,我的手总是连着你的狼爪,你的狼爪很大,我的手很小。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梦中我会看见传说中的那匹月光下的雪狼，它在笑，我也笑。

四

如果路可以无限制地延长，东郭和狼都可以不考虑路通向何方的话，或者狼不是那么强烈地想回归自然，或者是东郭不那么向往功名利禄的话，东郭和狼本还可以这样一路共存共荣下去。但狼属于粗犷的自然，而东郭却是要留在繁华的京都赴考，奢盼有名利双收的那一天。说不上是谁撇开了谁，他们就这样分了手。也许他们初遇时东郭的那句“道不同不可为谋”已预示了这样的结局？

东郭，没有我的日子，你不会再摔跤吧？狼想。

狼，你不会再一次无辜受伤吧？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东郭想。

你是先我一年毕业的，分在一个很偏僻的小镇。我知道这是放狼归林，因为你是心甘情愿的。你说此生有一桌一凳一书一茶足矣。想着你宽大的狼爪会占据一桌一凳一书一茶的大半，我就痛恨你的自私。为什么不给我多留一点空间？为什么不是两桌两凳两书两茶？但这其实已不重要了。我想告诉你，我是那种俗人，是那种不甘于一桌一凳一书一茶的清淡生活的俗人。是那种谨守孝道要让辛苦大半辈子的老爸老妈过上比较宽松日子的俗人……却终于没能开口，在送你上车的时候，你已经明白了，在我最后一次拒绝你的宽大狼爪的时候。

客车还没发动，你坐在车窗旁看车下的我。我不敢抬头。我听见你的狼爪在车窗玻璃上重重划过的声音了。那很重很有力的摩擦声，点点撕裂着晨的凝固的静。我仿佛听见了那空漠的雪地上萦绕着的雪狼刨地的声音。雪狼的刨地是它受伤后痛的驱使，而你呢，是为什么？抬头的时候，我最后一次看见了你那覆盖着长长指甲的狼爪，它们刚在布满雾的车窗玻璃上结束了那一长串蛇形线条的刻画。洪水终于冲决了心灵之窗，我忘了老爸的“大女子流血不流泪”，忘了你那句“你他妈哭什么哭”……

你还是走了，我还是留了下来。

电话里，我说：“对不起，我伤害了你，对于你的好，我是不是有些忘恩负义？”

你说：“没带伞，就别怕衣服被打湿……小心点，摔倒了学会自己爬起。”

五

多年后，在一次《易经》的演算中，东郭知道了他是前生的狼，狼是前生的东郭。上一世，他作为狼欠上一世的东郭太多；这一世，他作为东郭欠这一世的狼还是很多。所以《东郭先生》的故事有两个，分旧说和新说。旧说是家喻户晓的那一个，新说是现代的传奇。很多年以后，偶然的一次机会我读了新旧《东郭先生》的传说。才发现：你是新故事里的狼、旧故事里的东郭；我是新故事里的东郭、旧故事里的狼。但我已没机会告诉你我的发现了。

今生，你依然是狼，我依然是东郭。

很想知道传说中的那匹月光下的雪狼，曾经受伤的狼爪是否全愈；但我以后梦中再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也没见到那匹雪狼，还有那两只狼爪。

再也见不到狼爪了。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有些人活着/可是她已经死了

祭奠爱情

木易/清华大学

作者简介：

木易，原名，杨海波，清华大学，中文系 95 级，多愁善感，好自寻烦恼。

阿怜这不是我在诅咒，在我眼中，你确实已经死了——很久以前就已经死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一转眼，我们分手已经两年了。这两年来，和你一样，我也有了许许多多的改变，但唯一没有变的，还是最初的那份执着。所以这么长时间来，我仍然满怀信心，兢兢业业，从容地追逐着我曾经所编织的梦想，日子还算是过得挺充实的。而你呢，虽然我们几乎再也没有接触，但他岸观灯，我已知道，你所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了！

也许是因为你以前留给我的感觉太深了，寂寞无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你来。你那单纯的眼睛、单纯的笑，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叫我怎么赶都赶不去。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每当想起你来，我又会感到很是悲哀。

就像人们往往会为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而感到痛惜一样，在我心目中。你曾经是那么美好，那么纯真，可是现在，你却已经游荡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叫我看了，又怎么会不感到悲哀呢？

此时此刻，外面正清风徐徐，细雨绵绵，让人心情枯寂，百无聊赖。而你，又总会在这样的如期而来，勾起我的回忆，也增加我的悲哀。只是今晚，我才终于发觉，我应该写下这份悲哀，来祭奠你远逝的灵魂。好让逝者从此得到安息，也让生者从此能够释怀。总觉得，我们的相识、相知、相爱，是一种缘份，仿佛前世已经注定，到了今生今世，我们才最终能够不远千里一见如故。要不然，当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怎么会怦然心动呢？你说，你也有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却又不得其所，好像被什么力量牵引着，不由自主地竟向我多看了几眼……阿怜，你可知道，当你曾经依偎在我怀里，轻轻告诉我这些话时，我是多么的激动。是缘，我们有缘！既然有缘，我们就应该彼此珍惜，好好把握，真心真意地去过好我们的每一天……记得那一段时间，我总喜欢想象一些很遥远的事情。我甚至想到，等多年以后，我们都已经老了，在落日黄昏的时候，我们相伴而行，共同回味着这一生里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那样的情景，让人遥想起来，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呢？只可惜，这仅仅是我的遥想而已，因为一年过后，我们终究还是分手了。大概缘份也是自有其长短的罢。

其实，我们当初的那种两心相吸的感觉，冷静一点再去想，也只不过是一种错觉罢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了。有谁不会为了那听说是温馨而且甜蜜的爱情心驰神往、孜孜以求？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都过于幼稚了。刚刚融入这个新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确实确实有过许许多多美好的憧憬：或者希望自己学业有成，或者渴望一份莫逆于心的友谊，或者向往一种地久天长的爱情……尤其是爱情，不正是我们所衷心期待的吗？然而，像我们这样的年龄，这样的心情，是最容易选择，也是最容易接受的，仅仅是一个眼神，我们的心便再也不能平静如初了。或许，我们真是太敏感了！太敏感了！

还记得那片长春藤吗？由于没有什么东西可攀附，它们便蔓延滋长，连成一片，但下面却偶尔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供两个人在里面相依而坐。这个“秘密”是我们发现的，后来，我们的爱情便发生在那里。还记得那一晚吗？是十月十四号，我们又一次躲进了“密室”里。（我们那时候真是童心未泯）那一晚，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I LOVE YOU——并且听到了我最想听到的承诺。于是，我们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倾听着对方心潮澎湃的声音。也就是在那一晚，我们相互依偎，道出了各自最初的那种怦然心动、似曾相识的感觉。你可知道，当时我是多么的激动不已！……再后来，我们就听见一对情侣在“密室”外的缕缕情语，就看见那双高跟鞋慢慢地抬起来，抬起来……你说，那个时候，有谁不会触景生情呢？然后，我们就第一次尝到了初吻的感觉——甜甜的，柔柔的，惊心动魄，胸中像是燃烧着烈火……

从那以后，我们便彼此情有所衷，心有所属，相处的每一刻，似乎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我们一起去看书、一起去散步，连一丝倦意都没有了。晚上我们去自习，只要见不到你，我便什么也看不进去，于是就只好坐下来等你，于是就能听见各种各样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我知道那些都不是你的，你的脚步是那么轻盈，如果不用心听，是根本听不出来的。最后，你终于进来了，我也总算松了口气，相互关切几句，我们就开始各行其事。这时候，原本最让人感到枯燥乏味的东西，转眼间便马上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我们偶尔也会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相视一笑，那么多幸福的感觉便立刻涌上心头。

那时候我们都喜欢淋雨（现在却不喜欢了，每当下雨，我总会有许多莫名的伤感，或许是因为你的缘故）。只要是像今晚这样的雨——细细的、沙沙的、凉凉的，让人觉得自由、惬意——我就一定要拉上你，出去尽情享受这大自然的馈赠。在雨中，我们谈自己，谈周围的人，谈以后各自的打算。你说，你有好多朋友，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宽容，你觉得这里充满了爱心，只要有爱心，即便是冰是雪，也终究会被感化，你说，这象牙塔是你从前梦寐以求的地方，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你一定会好好珍惜这里的一切机会，决不辜负自己的青春……阿怜，你可知道，曾经多少次，我都为你这样的纯真、从容、自信所感动。每当这样的时刻，我总感觉到，这绵绵的细雨即是在滋润着我们周围的花草树木。同时也是在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深处，使我们对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

时间就这么义无反顾地流淌着，我们所经历过的都已成为回忆，沉甸甸的，拾都拾不起来。所以，一旦陷入了回忆，不论是幸福的还是酸楚的，我总是百感交集，难以释怀。有时候，实在是太压抑了，我就干脆想：既然我们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人，我为什么还要为一个很久以前的残梦黯然伤神，耿耿于怀呢？就当你已经死了罢！

然而，我又偏偏喜欢怀旧，或者因为那正是一场初恋，你留给我的感觉太深了；或者是因为我一直都在为自己心目中的“堕落天使”深感痛惜，不能自拔；或者是对于那已经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逝去的青春——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我感到茫然无措,无所适从……或者,这些全都是我常常怀念你的理由。我只能说,我是在怀念你了,在我心目中,你确实已经死了。就像今晚,依然是这样的风,这样的雨,这样的夜,我正触景生情,伤感不已,而你,又在哪里呢?是沉醉在五光十色、灯火闪烁的舞厅里?还是和他(或者是他、他、他……)正相依在酒吧里,打发着空虚无聊、漫无边际的雨夜?此时此刻,你可曾想到过我吗?

一想到这些,一股浓浓的悲哀又一次袭上心头,我感觉到,我们已经离得越来越远,远得我再也记不起你的眼神,你的笑容。可是当初,这些都是多么熟悉的表情啊!

总觉得,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这些人的心态,或多或少,都有些浮躁。看周围我们所熟悉的人,看那些来来往往我们所不熟悉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似乎都在说明:我们有一颗不安份的心!

有了这样的心态,我们确实太容易接受,也太容易放弃,一旦失去了原先的目标,我们很容易就会一步步远离原来的那个自己。就像我们当初所谓的"情有所衷、心有所属",其实也只不过是你们轻易做出的一次轻易的选择罢了,实际上,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自己,把握自己,结果很容易就迷失了自己。尤其是我们最初的那些美好的品质,到如今又能保留多少?我不敢想!

于是,你就说,你周围的人原来个个都虚情假意、钩心斗角,迫不得已,你得处处提防;你不再幻想了,象牙塔并不是自己原先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五彩斑斓,你失望极了……

然而,事实即便真是如此,这也不是你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借口呀!我不知道,到底是你不了解自己,还是你虚伪地不肯承认,其实,那颗不安份的虚荣心,才是你离我而去,寻求"慰藉"的真正原因。

我并不怨恨你什么,你有你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你所期望的生活方式,至于别人的痛惜或是认同,也只能是他们自作多情而已,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用自己的价值眼光去判断别人的孰是孰非。比如说我,当我看到现在你离原先的那个你已是那么遥远,我只能说你堕落了,并且还会常常为此感到悲哀,而你,却不一定相信这就是堕落。我总在想,等有一天,你突然梦醒,你会不会感到痛苦万分?你会不会感到追悔莫及?怕只怕连那么一天都没有。

一提到"青春",我总会感到触目惊心。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直到现在,对于那已经逝去的岁月,我一直说不出到底是感激,还是遗憾。不知不觉,从第一眼看到你,到如今已有三年了。三年来,我最终得到些什么?又失去些什么?

阿怜,在我心目中,你确实已经死了,所以今晚,我才会写下这些东西来祭奠你。说了这么多,无非都是这三年来对你、对自己、以及对这三年本身的一些感受。今晚正好有这样的风,这样的雨,这样的心情,于是就一吐为快,全部说给你听。好让逝者从此得到安息,也让生者从此能够释怀……

阿怜,你所留给我的那些美好的记忆,我会好好珍藏,作为我们曾经相识、相知、相爱的纪念。

阿怜,不知这些你都听到了没有?你真的会有梦醒的一天吗?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此时此刻，外面仍然是清风徐徐，细雨绵绵，也不知那是谁的叹息，谁的眼泪！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也许，我们选错了方向，才踏上了那条忧伤的路；
也许，是你不经意的轻拂，却刺痛了我心灵的窗户……

握不住你的手

羊羊/清华国际贸易系 96 级

作者简介：

羊羊，原名王美玲，清华大学国际贸易系 96 级，爱好绘画、写作、演讲、辩论、长跑，格言：笑着面对生活的人，生活也会对他微笑

迈进这所曾两次拒我于门外的大学，我苍凉的心颇有些壮士赴沙场终得安全归的感觉，我曾深深地感动于这方土地以博大的胸怀最终对我的接纳，却万万没想到一年后它又成了埋葬我初恋的坟冢，凄凄冷风中，茕然子立的荒草一如我受伤的心灵……

你像一片飘忽的云飞进我的生命里来，以你的柔情与执著，老乡会上有意无意的暗示、图书室凝视我的痴迷；你温柔的双眸和唇齿间的笑意，这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真实的告白着你对我的爱恋，终于，在你真情的感召下，我思想的种种羁负全都荡然无存，那颗受尽命运捉弄的曾自以为苍老如一颗古树的心竟又神奇般地泛出了郁葱的绿意，就这一点而言（不论你以后带给我的伤害有多大），我该终生感谢你。

像其他许多同学一样，我们在警校严格的校纪的夹缝中把“地下工作”搞得热火朝天，每每我们相隔两米一前一后地走出校门后又迅速挽在一起时，你总是一脸的喜气掩不住的调皮，谈些你爸爸与你合伙骗你妈时也是如此刺激之类的话。对了，你爸爸，我们在一起时谈的最多的就是你爸爸，你甚至还多次说我十分像他。你一见我就有这种感觉并爱上了我，我当时只是认为这是你对我最好的允诺、最甜蜜的爱恋，傻傻的我竟引以为豪。却不知正是这独生女的“恋父情结”才引发了这基础脆弱的感情，才让你如云般来又如风般去，我现在才明白自己只是作了一个空灵的影子暂时安慰了你空虚寂寞的心。

依然清晰，生性爱感动的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上天的恩赐，我以为我的生命从此将充满活力，拥有你便拥有了世界上的一切。你带着款款的浅笑踏入我的心田，采撷了我枝桠上的第一朵迎春花，你的天真、你的承诺、你的温暖……曾一度让我以为找到了归宿，找到了至少可以安慰自己的窝巢。然而你用温暖的情怀召唤我这颗飘荡无助的心回到了“家”这一居处，却又残酷地把我踢出门外，在昏茫的白雪地中，再度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浪子。让我如何面对，这——“温情脉脉”的——伤害！

吻别时你流泪的承诺一直温馨着我漫长而又孤寂的假日，我以为有你一句“我等你”就已足够、而重逢时再见的却是你笑靥的反面、温暖的终极，你的冷漠似腊月的寒流，来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得迅猛而让我措手不及，彻骨悲寒。也许我早该在你假日唯一的电话中那重复几遍的“你现在还好吗”中看出点端倪，可过于乐观的我却放纵了自负。

接下来的日子，我以为我会真正解脱，可那段时间里，却真真切切的有另一个我游离在躯壳之外，在记忆与犹豫中游荡，一个人默默承受这让我措手不及的来之突然的苦涩，抱着寂寞入睡的我怎么也强打不起精神，“在这个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的凄凉之感时时侵袭我毫不设防的心头。

周末，我总习惯性地踱向玉渊潭公园，那熟悉得让人窒息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总勾起我无穷的伤感，真真是物是人非、好梦难留啊，依稀而幽远的梦里，在某一个日子里，我们会携手走过这里，你明月般的笑脸在我身边，在拂拭不开的层层夜雾中闪烁，你偎依在我怀中向我描述我们未来的家——你父亲赠你的别墅，讲你父亲的种种好处，教给我如何与“未来的准岳父”相处等等。我们的关系已亲密到了何等程度？我以为这些都会是梦，我宁愿它们是梦而醉死在其中，可路畔的每一株草，每一株草上的每一颗露珠都在固执地提醒着我：那不是梦！我们共同涉及的那一个春天不是梦！

你没有一句解释，也许不必要去解释，就这样漠然地从我身上踩去、走远……也迷茫过了，也痛苦过了，我还能怎么样！既然你不顾自食其言的尴尬，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苦苦强求呢？就应了一句禅誓“随它而来，随它而去”吧！破的镜子，虽然又凑和在一起，但毕竟抹不去断裂的痕迹。这段不了的情感就到此结束，也许某个不眠的夜晚，它还会来缠绕、侵袭我的心头，但我已能承受！而后它的气息，也许便在岁月的冲击下，日趋平淡，终至消亡吧。

“不能把握到的我们必须泰然地放弃，不论是诗、是自然，或是七彩斑斓的情意！”你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在我的生命中迅即地闪现又消失，我把握不住，痛苦是思索的产物，唯有放弃思索才可抛却痛苦。“算了吧，就这样算了吧。”经历风雨凄冷洗礼的我，埋下失落的苦痛，重新像以前无数次笑傲纵横交错的挫折一样，坚定走自己的路。

既然，现代的情感脆弱如斯，我又何必太在乎，这一时的失足！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爱情,历来在婚姻与家庭的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婚姻对爱情的苛薄刁蛮终于让你回报了二十年的父情母爱。

枕边的爱人

盛军波/清华中文系 95 级

作者简介:

盛军波,清华大学中文系 95 级,喜欢在细雨中独行。

陪我走了这么久,累了吗?累了,就歇会儿。

笔和纸,倘若不用来记录一些东西,是完全可以分开的,正如我和你。但此刻在我手里,他们藕合的轨迹开辟了一个故事的话题,这个故事里只有我和你。

写下这些文字,不是一段恋情的开头,而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开头是玫瑰的怒放,而结束却是它的凋零枯萎,如同用我酸楚的泪淹死了一个刚睁开眼的婴儿,而这一生,便永远忘了那双眼睛。

我曾经说过,相爱的人最基本的是一定要相互信任、相互谅解,信任第一、谅解其次。而今每每一句平常话总在无意间惹怒你,而其意是我始料未及的。常相此往、终将导致疏离,既然终将疏离,我又如何会有当初那份轻松舒畅的心陪你、哄你、逗你,给你一张滔滔不绝的嘴,言出绵绵不绝的情、丝丝不绝的意呢?又哪有一连串的妙语与诗句?一份美好的相处一旦挂上怀疑与不信任的眼光,面容里总会夹杂着不悦的笑意。这假,又更增加了怀疑的佐证,一味恶性循环下去。爱到尽头覆水难收、江水依旧向东流,世间只会在恋情上又多了一份悲凉,少了一份美丽、一段传奇便再也没有了长大的时机。

"爱太深,所以看见伤痕;情太真,所以难舍难分"。于是有好心人劝我:"要为自己保留几分。"我——笑过,也——谢过,却依旧打开了不曾开启的心扉,露出了坦诚,一份份地外露,露得多了便像黄金一样,含真度太纯容易遗失,露得太狠,终于着了寒受了冻,伤在表皮,却痛在心里。

我只想本着一颗友善的心待人,不想还没有相识便背后留招,于是一意傻傻地付出至真至纯的感情,又终因浓度太高惊吓了你的芳心,以致于今天你总要提醒我。我们的明天会没有结果。爱情,历来在婚姻与家庭的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婚姻对爱情的苛薄刁蛮终于让你回报了二十年的父情母爱——依旧站在了父母一边。

异地的我虽站起来亮堂堂,坐下去响当当,但却不过是一抹浮梗泛漂,行无踪迹,居无定所,又哪能给心爱的人以幸福呢?只能给她痛苦,还不如让她去邂逅那份本属于她的幸福。在这个感情按商品计算的时代里,原始本性勾画出的浪漫情怀成了精神昂贵的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奢侈品。

心里这样想着，但回忆的片断无法尘封，总会时常在漆黑的夜里出现在我的眼皮里。仿佛是电影，电影里只有你、我，但观众却只有我一个。人怕回忆，回忆总带着对比，对比的落差会将我用希望筑起的未来顷刻间从天堂坠入地狱。我终于相信这句话“回忆是痛苦的根源”。

也许走过的路实在太艰辛，但我们还是一路上风雨兼程，也许这段恋情只是昙花一现，但它毕竟曾经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也许本不该有分离，但你的脚步分明已跨出很远，远得连说句“再见”都已没有必要，也许这缘这份再也没有了绚丽的晴空。

窗外飘着小雨，却是我平生最大的一场雨，打湿的不仅仅是我的眼神，还有我第一次人生的憧憬。就让阴冷的雨水打湿我所有的心情、永不要干，让我在冷湿的心情中温暖伤口的记忆。

夜深了我还不想睡，我还在想着——来生枕边的爱人。

昨天我又想起了你

这一生总有一些故事让我们难以割舍，又无怨无悔，爱与哀愁编织的花环总也会在歌声中永远地飘流。

嚼蜡的初恋

陈义勤/清华环境艺术系 98 级

作者简介：

陈义勤，清华大学环境艺术系 98 级，爱好舞文弄墨。

我的故事并不浪漫。与大学校园里倩女俊男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相比，我的恋情更多了一份现实、庄重与责任。明，是我的故事的主题曲。

与明的相识是通过朋友雪介绍的。明是一位中尉军官，从陆军指挥院校毕业后在坦克部队工作已近两年了。雪刚踏上工作岗位时进行军训，明正是她的军训教官。也不知是明的豁达、幽默和风趣，还是明出色过硬的队例、战术表演打动了众多女大学生的心，丘比特箭频频射向了明。军训归来，雪迫不及待地把我介绍给我，因为雪知道，我从小便有一个绿色的梦，至今不变。

一开始，同明的交往是平淡的。明很欣赏我的文采，认为我很有素养。可我，对于被众多已走上工作岗位的女大学生包围的明，总有一种莫名的自卑和本能的排斥。尤其是明的第一封信，除了对结识我深感荣幸的“首先”和“其次”两条理由外，便没有其它的内容，使我感觉他是在敷衍。于是，以后的两个多月，我和明没了音讯。直至元旦前夕，明寄来了一张贺卡，上面仅有八个字的祝福：“元旦快乐，万事如意”。那天正值母亲去世百天祭日（年仅 41 岁的母亲由于尿毒症不幸逝世），曾经深恋的男孩又离我远去，痛苦撕裂着我，我几近崩溃的边缘。于是，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给明，上面浸满了我的眼泪与伤感。于是，劝慰我走出情感的漩涡便成了明的义务与责任。1998 年的第一天，明给我写了整整七页纸的长信，他说：“……一直沉湎于过去只会如蛀虫一般侵蚀我们的灵魂，消磨我们的意志，本来光明的前景也会因过去伤悲的侵染而黯淡无光。要想从过去中解脱，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选择放弃……”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疲惫已久的心，我深思，使我重新扬起了生命的风帆。我和明开始了心与心的交谈。在情感的交流与思想的碰撞中，两颗心逐渐靠近了。明说：“你的善良、真诚感动了我；你的气质才华吸引了我……”明最终拨开了射向他的丘比特之箭，而把他的丘比特之箭郑重地射给了我。

明要来了。正值我在家度寒假，明回家探亲后将千里迢迢从老家四川赶来与我相见。对于这即将来临的第一次相见，我内心既有热切的企盼，又有一丝莫名的不安。火车站门口，我接到了明。明穿着军装，佩带着中尉肩章，英姿勃发。明凝视着我，神情是